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一

陳
徐陵 姚察 江總 傅縡 程靈洗
吳明徹 張譏 智永
前趙
陳元達
前秦
王猛
北魏

羅結　崔浩　眭夸　古弼　高允

温子昇　賈思伯　楊播　酈道元　李謐

北齊

慕容紹宗　魏蘭根　陸法和　楊愔　邢邵

斛律光　顏之推　魏收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一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八首

陳

徐陵

字孝穆摛子梁祕書監仕陳自武帝至後主時累拜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封建昌縣侯卒年七十七贈特進謚日章偽

夢裏翩翩鳳彩斑。石麟底事降人間。集成新詠臺名玉。賦就宮詞筆架珊。冢宰待徵流品濫。將軍欣奏凱歌還。能令魏國知寒暑。主客多言亦汗顏。

夢裏

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

石麟

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日天上石麒麟也

新詠

陵有玉臺新詠自序以行世

架珊

陵以珊瑚為筆架

冢筆

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宋以來撰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將軍

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力薦吳明徹謂將略人才當今無比詔以明徹為大都督令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日賞卿知人

主客

先是梁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日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日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姚察

字伯審吳興武康人梁原鄉令陳吏部尚書後仕隋為太子內舍人卒年七十四

卿宜自惜爲朝廷溫詔常憂毀頓形學行擅場誰與比
文章宗匠足爲型一生蔬布同寒素四壁圖書寫汗青
誠子殷勤傳體例梁陳二史續門庭

自惜 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

毀頓 初梁季淪沒父僧垣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効申專加譬抑

擅場 隋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果菜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

宗匠 先是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我於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

宗匠也

圖書　始父仕梁武時每得供賜皆同給祭兄弟爲游學之資祭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

二史　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臨亡之時仍以體例授子思廉博訪撰續且再三誡約

江總　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初事梁累官尚書僕射入陳事後主歷尚書令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年七十六

謝安昔已稱安石。江總今還喚總持。文才妙得昌黎賞　平仄不黏唐人七律每有此法如杜工部詠宋玉詩悵望千秋一聯亦是也　名字連惟小杜

隨國有三妃無一士。朝輕七策重千卮。章華徽秩猶強

諫未向臨春抗疏詞

昌黎　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本韓退之詩

小杜　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

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會字總持本李義山詩

三妃　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闕開除大市令于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詔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游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七策　賀若弼有平陳七策其要在彼出我歸彼歸我出務擾之使不得耕耘

千后　總既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與孔範陳暄等十餘人侍飲酬歌當時謂之狎客

臨春　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等閣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孔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君臣昏亂以至於滅

傳縡　字宜事北地靈州人後主時官祕書監右衛將軍後以言事賜死獄中

狐鼠持權失太阿獄中幽憤辯懸河恐令王氣東南盡

直詰君身陷溺多文有蘊思成典麗性原木强少中和
長江誰唱公無渡璧月徒聞玉樹歌

持權

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綷益疎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綷下獄綷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日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百姓如草芥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日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綷對日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

典麗

嘗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綷為文典麗而性又敏速

木强

綷性木强不持檢操負才恃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程靈洗

字元滌新安海甯人梁巴邱縣侯仕陳自武帝至廢帝歷官雲麾將軍進封重安縣

公卒贈鎮西將軍諡忠壯

黟縣屯兵招義旅青州作督建奇功身擒刺史人驚勇使斬狂徒帝歎忠三百里行矜步健二千戸賜荷恩隆婢司紡績躬耕稼能散家貲一世雄

黟縣 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黟歙以拒景景軍逼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

青州 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

驚勇 後又攻克周沔州擒其刺史裴寬

歎忠 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

三百 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三百餘里常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

二千以功政封新安縣公儈戶並前二千戶

能散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婢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者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宣帝時歷官征北大將軍進司空封南平郡公後降周卒

泣天重見旱苗榮。人果墳前逐鹿行。虎帳初開臨越郡

龍麾特賜賁彭城。風行電掃擒強虜。月陣雲梯破敵兵。

可惜江淮歸路斷。暮年空作李陵生。

旱苗性至孝年十四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偶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己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逐鹿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

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

越郡

後明徹爲右衛將軍總衆軍以討周迪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還吳興太守

龍麾

進攻彭城軍至呂梁又大破齊軍入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

電掃

王琳叛降齊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軍咸日計將安出明徹日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

月陣

風行電掃貔虎爭馳月陣雲梯金湯奪險本陳武帝與明徹詔書語詳載陳史

暮年

周滅齊又來侵陳陳使明徹與周戰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

張譏

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後王時歷官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入隋卒年七十六

母遺綵帕歲時悲帝賜裙襦論議持繞宅山頭栽果樹

講經麈尾代松枝也會老子談戎服不許諸昆助易辭

佳士如林誰及此一生恬靜使人思

綵帕 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

裙襦 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果樹 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

松枝 陳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戎服 始侯景冦逆譏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

易辭 陳高祖時周宏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宏正第四弟宏直亦在講席譏與宏正論議宏正既屈宏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識乃正色謂宏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

難四公不得有助宏直日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

如林 後主在東宮集宦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日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

恬靜 識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閒逸

智永 名法極姓王氏羲之六世孫右軍七世孫俗號永禪師常居永欣寺閣上學書三十年業成方下

三十年來妙理探非徒半偈證瞿曇襟懷瀟灑追方朔

戈法崢嶸畀世南筆塚有銘華脫蛻鐵門爲限樹停驂

千文八百今存幾藝苑芳型訪舊龕

戈法 續文獻通考載唐太宗工草隸楷書嘗患難于戈法一日書戩字空其戈密命世南取筆塡之

以示魏鄭公鄭公曰戈法逼眞虞世南上深歎其藻識按世南久學書於智永禪師

筆塚

積年臨書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後取而埋之號退筆塚

鐵門

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褁之人謂之鐵門限

八百

任吳興永欣寺妙傳逸少家法爲隋唐間學書者宗匠寫眞草千文八百本散於世江東諸寺各施一本

前趙

陳元達 字長宏後部人事劉聰爲廷尉遷御史大夫後以諫不聽入自殺

納賢園額易逍遙諫涉中宮自鎖腰即使鷗儀終改轍焉能龍比共聯鑣鏡昏擇主忠言掩劍決除姦勁節標子弟莫知章削草批鱗履尾異凡僚

鎖腰 劉聰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起鷖儀殿於後庭元達極諫聰大怒即使殺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

除叅 宦官王沈等用事勸聰誅大臣綦毋達等七人侍中卜幹泣諫王沈叱之聰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與御史大夫元達及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極諫聰笑曰是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反封沈等爲列侯劉易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能復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

削草 在位忠譽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

朕畏卿平

前秦

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事苻堅為丞相卒謚武侯

君臣魚水繼炎劉秦相居然謚武侯才歷桓溫難仕晉識追管仲解尊周養鷹逆決他年禍捫蝨空紓昔日籌國祚興亡繫生死投鞭妄覬斷江流

魚水　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苻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

桓溫　初溫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乃止

管仲　堅嘗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及猛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

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養鷹

猛請殺慕容垂堅不從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又不從

捫蝨

始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謁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

投鞭

堅大舉伐晉號稱百萬羣臣多諫止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北魏

羅結

代人世為魏附臣從道武有功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年一百二十卒諡曰貞

膺臣齡孰問梨眉數應泰關出世奇黃○帝○生○全○稱○上○壽○

絳○人○年○長○遜○修○期○屈○虵○會○賜○環○城○築○驛○馬○猶○閒○就○第○諳○

三十六曹歸總轄吾家忠愨燕謀貽。

鴈臣 魏以北方侍子畏暑聽秋朝春還時謂鴈臣 **黃帝** 養生經黃帝謂天老日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天耳 **屈虵** 劉顯之逆結從道武幸賀蘭部後賜爵屈虵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 **城築** 太武以其忠愨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臥內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優禮致仕賜大寧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居十年始卒 **驛馬** 結告歸後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 **謀貽** 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卒謚日靜子孫襲爵服官故史論稱之曰羅結枝附葉從子孫榮祿盛矣

崔浩 字伯深清河東武城人道武時官著作郎明元時歷遷相州刺史隨軍謀主太武即

位封東郡公累進司徒眞
武十一年以刊國書被族

摧破蠕蠕潰赫連星辰風雨動因天長戈遠指師全勝
直筆私刊柄太專獄剖高公交踐石經焚釋氏禍沈煙
佛貍太武小字若惜留侯略奚至璫貂厄暮年

蠕蠕 時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讚成之遂行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千餘萬落虜遂散亂

赫連 時又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陳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

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直筆

浩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

高公

史禍作太武召浩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高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勑允爲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

釋氏

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

留侯

浩纖

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暮年太平眞君十一年誅浩十二年帝爲宦官宗愛所弒按范蔚宗宦者傳論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改金璫右貂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崔浩奏徵爲中郎不就逃歸終身不仕卒年七十五

李順不交桃簡善溫綸何乃辱官階縶騾偶借鄉人御卻馬終高國士懷樽酒平生遺世務史書先事燭朋儕論成知命桑榆老邱壑難尋跡隱埋

桃簡夸少有大度眈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拒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但與崔浩爲莫逆交桃簡浩小名官階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

此浩又遂投詔書於兮懷亦不開口兮日桃簡卿已
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浩慮兮
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兮騾內之廄中遂
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日兮
獨行士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御馬浩後送兮本
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騾兼遺以所
乘馬爲書謝之兮更不
受其騾馬亦不復書
史書
浩後以
史禍誅
知命
或謂兮日
吾聞有大
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
桑榆乎著知命論以釋之
古弼
代人明元時典西部太武時封建興公累
拜司徒文成即位以家人告巫蠱殺之

屢操白筆筆頭公正直君前強納忠竟爲圍棋傷激切
不教較獵騁豪雄禾麻夕恐風波耗菽粟秋防烏鴈空
一舉仇池平賊虜張黎曾並紀殊功

筆頭

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

正直

初弼受人金太武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

圍棋

其後上谷人上書言苑圍過度人無田業宜滅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

較獵

時太武因給弱馬怒弼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奚避死乎明王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鳥鴈

其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

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日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戢

仇池

宋將裴方明剋仇池立楊元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王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

張黎

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

高允

字伯恭渤海蓨人歷事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五帝由從事中郎累遷至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封咸陽公卒年九十八謚日文

金○章○紫○綬○領○朝○英○五○帝○恩○歸○一○代○名○農○事○艱○難○軍○國○計○
刑○條○仁○厚○士○民○程○鍾靈渤海宜遐壽啟宇咸陽莫比榮
史○禍○得○全○非○倖○免○回○天○從○古○恃○忠○貞○

金章

允定議立孝文帝太和元年允年將九十矣由梁城侯進爵咸陽公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諸訪焉

五帝

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

農事

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萬幾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衆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若勸農益粟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刑條

始眞君中以獄訟留滯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年內外稱平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於是一以仁厚爲本

史禍

初閔湛郄標勸崔浩刊所撰國史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閒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允守正不懼甘心就戮帝謂景穆太子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

温子昇 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孝武時歷官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為齊高澄大將軍府諮議死獄中

曹陸聯鑣錦段新。數窮百六恨辭人。文傳江左驚天子。卷置牀頭服使臣。神武碑銜千古怨。韓陵石憶一時珍。名流逐北旗皆靡。才藻會聞冠等倫。

曹陸 梁使張皐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日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

牀頭 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神武 後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

韓陵 子昇文章清婉初為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

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遂詣深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知之子昇又作韓陵山寺碑庾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逐北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辨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才藻先是廣陽王深召子昇為郎中時黃門郎徐紘受四方表啟答皆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孝文時釋褐為步兵校尉歷仕至孝明官侍講中書舍人卒贈尚書左僕射諡文貞

明堂十二制全諳五室還從鄭注參。衰至便驕成偉論。

仁能有勇異虛談帝師講授如山重士類依歸樂海涵

陰鳳何曾雙鳳識脫衣償脯後懷慙

五室 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案孟子云齊宜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也學者善其議

便騎 思伯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其後屢居顯職容有謂曰公今貴重奚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有勇 先是任城王澄之圖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

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

帝師

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

陰鳳

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遷南青州刺史既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時人稱歎焉

楊播

字延慶宏農華陰人孝文時歷官太府卿賜爵華陰子後進為伯罷官卒於家諡曰壯

三峯太華毓貞符昆季鍾靈義讓孚食必同盤情亹亹
寢無異幔性愉愉一心冰潔尊卑洽百口風和苦樂俱

後魏名門規範肅並時敦睦邁陽烏。

同盤

弟椿嘗誠子孫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異幔

播性剛穀兩弟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閣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

陽烏

椿子昱亦孝友自昱以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敬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雅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史論曰揚播兄弟俱以忠穀謙護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

世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門積善之慶蓋有憑也

酈道元 字善長范陽人初爲東荊州刺史孝明時除御史中尉兼關右大使爲蕭寶夤所害贈吏部尙書安定縣男

水○經○四○十○注○成○篇振古奇書祕莫傳直○欲○源○流○溯○天○地○
豈○惟○道○里○紀○山○川○情聯兄弟嫌應釋學立邊陲教尙宣
終窘驛亭岡上井厲聲叱賊直如弦

水經 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 兄弟 道元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邊陲 景明中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不敢爲寇 叱賊 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

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以爲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水既被圍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墻而入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

李謐 字永和涿郡人宣武時再舉秀才公府辟皆不就卒年三十二賜號貞靜處士

雲籤萬卷一知名南面何須假百城恥作秀才賦神士願爲弟子是先生明堂天下皆驚議結宇山中不買聲孝義表閭貞靜謚顏淵歎盡恨難平

萬卷 謐嘗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秀才 謐再舉秀才公府辟不就 神士 謐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老莊貴無爲二士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云云 弟子 謐初師事小學博士

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明堂 謚覽攷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天下高之

結宇 結宇依巖憑厓鑿室皆孔璠等上書請旌中語

孝義 謚既卒以璠等請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以旌高節云

北齊

慕容紹宗 太原王恪後居於代神武相魏時權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封燕郡公後以擊西魏兵於潁川自投水死贈太尉謚景惠

誰教鮮卑解遺來。姦雄未死賊心猜。譖生廣固讒言詰

威懾徐方敵隙摧。私諫東都殲比室。徒聞南道拜行臺。

數年蒜髮驚凶夢。纜斷狂風堰水哀

鮮卑

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啗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諸將皆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耶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因大捷

廣固

始孫騰屬紹宗以兒為州主簿紹宗不用騰譖之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曰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由是徵還

徐方

先是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卒兵討擊大破之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為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

東都

初爾朱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即悉誅之爾謂可否紹宗對曰太后臨朝無道天下憤惋共棄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

蒜髮

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

昨來忽盡蒜者笋也其笋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

魏蘭根字蘭根鉅鹿下曲陽人神武相魏時累擢為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永興侯卒贈司徒諡文宣

逆覽奚容久占祠森森柏樹伐無疑徑辭美女州俘賞

願免清流府戶為爵自東封因入洛鼠嚙西避不災岐

每多計數妨公議識悟雖殊大節虧

柏樹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遺祠至今乃伐柏為槨傍人勸沮蘭根盡取之了無疑懼

州俘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州

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不取盡以歸其父兄

府戶

先是尚書令李崇以蘭根爲長史因說崇曰中年以來有司乖實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爲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准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以奏聞事寢不報

入洛

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京師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縣侯邑七百戶

災岐

嘗爲岐州刺史部內麥多五穗鄰州田鼠爲災犬牙不入岐境

公議

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汎覽羣書誦左氏傳周易機警有識悟然善附會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魏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所構毀世尤非之

陸法和

不知何許人以道術名自稱居士梁元帝以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就加司徒入齊文宣帝以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後無疾而終

小隱江陵百里洲奇人奇術世無傳曾擒梟將遭龍驪

能呪漁師活鮒游寺敞壽王梁枉短軍懷名將箭鋒稠

南梁業定終難改又向高齊逞技優

小隱 初隱江陵百里洲中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北史藝術傳載

奇術 其靈異甚多

梟將 侯景叛梁遣將任約擊湘東王繹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乘輕船不介冑以望約軍還謂將士曰觀彼龍驪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遂在水中擒約

漁師 法和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

生漁者皆無所得

壽王 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擊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

名將 武陵王紀反法和一戰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

業定 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對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尙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

高齊 梁亡久之舉州入齊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設三公鹵簿以待所賜錢帛百萬散施一日便盡

楊愔 字遵彥宏農華陰人播從子神武相魏時累擢爲黃門侍郎文宣即位封陽夏縣男進封華山郡公更封開封王拜尙書令加特進驃騎大將軍後爲孝昭所殺年五十

庭前摘柰異羣兒千里龍駒刮目期孝友門風梁棟器
文章家學縉紳儀鴈門不識逃官好雉舍翻招尚主危
頭禿白羊傷兩腦悵懷幹濟有餘悲

羣兒舅源子恭謂其父律曰常謂愔不甚察惠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覩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取之愔穎然獨坐**千里**從兄昱特相器重會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雁門**初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自沈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雉舍**

後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

白羊

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攊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未幾文宣殂子殷立是為廢帝乾明元年常山王演殺之

邢邵

字子才河間鄭人文宣時歷官中書令授特進

見此袁翻應變色方諸王粲更多才清風觀集名題後

甘露歌成序奏來犬吠閣中稀婦見蝨捫衣上對賓開

一時獨步文章手技擅雕蟲衆妙該

袁翻

吏部尚書李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嘗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

王粲

嘗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

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詩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清風

爲西兖州刺史繕修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各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唯使兵役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

甘露

初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頌乃令邵爲之序

犬吠

邵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云嘗畫入內閤爲狗所吠言畢撫手大笑

蝨捫

邵處世無賢愚皆能顧接對答解衣覓蝨且與劇談

獨步

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

雕蟲

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

斛律光

字明月朔州敕勒部人以庫直事齊文襄授都督齊受禪封西安縣子除太保襲爵咸陽王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後主召入宮內殺之年五十八

麗○軀○達○掖○射○名○家○雲○表○秋○雕○一○矢○加○戎○事○始○終○無○失○律○
奏○章○質○約○不○摛○華○盲○人○竟○使○山○摧○槲○哲○相○空○勞○殿○降○麻○
何惜餘生分雪急長城西墮日輪斜

麗軀 光弟羨字豐樂少時兄弟出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其衰矣每日令出田還即放所獲光獲少必麗軀達掖羨獲雖多非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破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兒遠矣聞者服其言

秋雕 嘗從交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雕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雕手也當時號落雕都督

始終 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懾憚

奏章 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

摧槲 祖珽用事邪黨知光必忿誣其言云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由

是懼周將韋孝寬亦畏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
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摧自崩
槲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
老毋不得語遂與穆提婆相協謀於帝召入涼風臺
使劉桃枝與力後主緯武平元年以敗周師功
士三人拉殺之哲相詔加右丞相二年取周建安等
四戍捕千餘人而還拜分雪光既死使二千石郎邢
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祖信掌簿籍其家珽於
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箭一百貝
刀七口賜矟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得囊子
校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闕者不問曲直即以杖之一
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
及出人光其抗直祖信概然
日好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
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文宣至後主時歷官黃
門侍郎齊亡入周靜帝時聘為御史上士
隋文帝時太子召為學士皆
蒙禮遇後以疾終年六十餘

家訓能爲百代型。諄諄教子切趨庭。後人賢比楹書守。觀我詳於客座銘。文苑國華同載史。儒林世學更明經。蕭梁受命誰身殉。乃祖丹心照汗青。

家訓 撰顏氏家訓二十篇與文集三十卷竝行於世後儒寶之 觀我 之推有觀我生賦北齊書採入本傳 文苑 北齊書列之推於文苑北史亦然 明經 世善周官左氏學俱仕南朝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 乃祖 之推祖見遠爲南齊御史中丞和帝被弑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

魏收 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神武相魏累擢著作郎又嘗爲文襄黃門侍郎文宣即位除中書令歷仕至後主時官尚書右僕射封富平縣子卒年六十七贈司空

七步才奇錦繡腸翩翩葩藻繼崔光檄文雨疾長篇續
訴牒風掀穢史揚南狩獻來規諷賦東行使有聘游章
人嫌佛助輕當世驚蝶交嗤著作郎

七步 除北王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爲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藁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黄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

崔光 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讓令收爲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人當復爲崔光

檄文 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

訴牒 時論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尙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言遺其世居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毁收雖隨狀而答然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

抗之

規諷

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

聘游

收嘗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

鷰蝶

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鷰蛺蝶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三十二

北周

蘇綽 裴俠 于謹 寇儁 韋孝寬
盧辯 韋夐 樂運 庾信

隋

韓擒虎 李士謙 李德林 牛宏 徐則
張文詡 何妥 賀若弼 高熲 王通
薛道衡 麥鐵杖 蘇威 堯君素

唐 一

房玄齡　杜如晦　李靖　羅士信　鄧文進

傅奕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三十二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北周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周文輔魏時累擢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封美陽伯卒時辭贈謚年四十九

愛人如父誨如師治國嘗言道在慈王佐方能爲此議卿家誰可薦臨時政條紛雜申韓術詔令追摹訓誥辭帝送靈車信墜手尚書淸白念風規

治國

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誨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

王佐

初太祖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太祖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太祖曰吾亦聞之久矣

卿家

始從兄讓為汾州刺史太祖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

政條

太祖嘗留綽至夜問治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逝申韓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

詔誥

有晉之季文章競為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悉倣周誥句語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

危墜

其後綽卒歸葬武功太祖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因舉聲慟哭不

覺失厄於手

清白 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几所薦達皆至大官

裴俠 字嵩和河東解人本名協周文輔魏時累擢鄖州刺史孝閔郎位遷至工部中大夫進爵為清河縣公卒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諡曰貞○

羣烏七歲指西飛○天使能言志識稀○護北早傳慈善訓○
桑東遂應吉祥機○使君獨立名聞殿○姦吏潛驚淚滿衣○
更以仲連高義許○報書壯烈重歔欷

能言 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

桑東 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俠懼

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孝武西還俠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

獨立

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加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使君

姦吏

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

報書

王思政鎮王壁以俠爲長史未幾爲齊神武所攻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辭甚壯烈太祖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

于謹

字思敬代人始仕魏爲鎧曹參軍魏敗於齊遂入周歷拜尙書左僕射進封燕國公授雍州牧年七十六卒謚曰文

萬戶崇封國啟燕恩加鳩杖賜延年六官職建參樞府

三老師尊坐講筵謙約趨朝稀騎從勳名傳世慶蟬聯

伯陽垂訓躬知止難得辭榮退志堅

萬戶周文六官建拜大司寇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戶遷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講筵**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誨帝以從諫及忠信賞罰最後又言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皇帝再拜受三老答拜禮成而出**謙約**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勳名**謹為栗磾六世孫世建勳閥謹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重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辭榮**北史論曰謹負佐時之略逢興運之期為大廈之棟梁擬巨川之舟檝卒以耆年碩德譽高望重禮之

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爲誠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國

寇儁 字祖儁上谷人太祖時累官散騎侍郎出爲梁州刺史進驃騎大將軍以老疾不朝謁年八十二卒謚日元

心防失行絹歸還。財利難搖定若山。庠序耕桑官互勸。子孫宗族禮能嫻。殿前詢訪輿親送。道上留連轂共攀。積善始堪傳萬古。一時品藻慰天顏。

失行 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强記又廉恕不以財利爲心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一匹儁知之日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王還之

互勸 梁州人俗荒獷多爲盜賊儁爲刺史梁令郡縣爲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

子孫 儁在家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

詢訪

明帝尚儒重德引與相見問以舊事以御輿送出還吏人送備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榮

留連備在州淸苦不事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　萬古明帝既見備謂左右曰如此事惟積善者可以致之

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京兆杜陵人周文輔魏時累拜尚書右僕射自孝閔卽位至靜帝歷五王由小司徒累遷至上柱國行軍元帥並相州總管封鄖國公卒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諡曰襄

玉壁孤軍馬不嘶。將才矯矯出關西。松竿百術攻城盡。槐樹千行立堠齊。江北敵奔空決堰。山東策定詎驚鼙。僞書謠語皆奇計。智勇超倫未易躋。

關西

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齊神武百計攻之後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並欲焚城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外神武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珽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及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

槐樹

營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

江北

初孝寬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款然五門尤爲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卽津濟路絶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山東

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書奏武帝遣小

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封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之策

僞書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燈燼燒迹若燈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

謠

孝寬忌齊將斛律光令曲巖作謠遣諜人多齎此語文遺之於鄴祖珽既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誅

盧辯

字景宣范陽涿人周文輔魏時累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尚書令封范陽郡公卒諡曰獻

汪成大戴纂前修更定官名欲繼周洛遺舍人難屈膝寺參石佛論低頭朝章合軌臣新創儒術垂型帝下諏倉卒從君家不問一身單馬入關秋

大戴 世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官名 初太祖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置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依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

舍人 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爾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王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異之捨而不逼

低頭 孝武卽位以辯爲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皆有陛下何怪

朝章 自孝武西遷朝儀湮墜於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令辯因時制宜悉合軌度多依古禮

儒術 太祖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當日顧問

單馬 始孝武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

家否辯曰門外之治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及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如此

韋敻 字敬遠京兆杜陵人孝寬弟高尚不仕

逍遙無事敵神仙靜翫琴書結淡緣一介可稱皆海納十徵不屈等城堅雕牆峻宇規元惡墜屨遺簪緬昔賢最喜宅邊人載酒回環枕帶對林泉

逍遙 明帝卽位敬禮尤厚號曰逍遙公 琴書 敻對翫琴書蕭然自逸 一介 敻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 十徵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甚重之不奪其志 雕牆 時晉公宇文護執政延之至第訪以政事敻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

字雕牆有一于此　墜履兄孝寬爲延州總管夏至與未或不亡護不悅弗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夏以華欲日昔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也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舍舊錄新非吾志所居宅枕帶林泉有慕其閑素也乘舊馬以歸　載酒者載酒從之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

樂運　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尙書廣之後武帝時以薦除萬年縣丞許通籍奏事超拜京兆丞宣帝時爲露門學士

諫。苑。編。成。始夏。殷。經。天。緯。地。發。高。文。百官佞口僚精選。
八失攖鱗王憚聞。輿櫬後先伴海瑞檻旌忠直並朱雲
元巖幸向廷前救留得深山鶴鹿羣

諫苑　遲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餘事爲四十一卷宋蘇軾和朱公掞詩嘗引之

百官　武帝嘗幸同州召赴行在所問曰卿言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也時羣臣並在側帝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惟運云中人方驗其忠直耳因妙選宮僚以匡弼之

八失　宣帝嗣位屢諫不納昏暴滋甚運乃輿櫬陳帝八失其一專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爲朴今乃遽窮奢靡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其八元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

元巖　書奏上大怒將戮之以內史元巖救得免

庾信　字子山一字蘭成南陽新野人梁武康縣侯以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魏遂留長安仕周官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司宗中大夫封臨清子進義城縣侯隋文帝開皇初

卒年六十九贈本官兼判荊雍二州刺史

枯。樹。庭。前。淚。眼。昏。十。年。楊。柳。泣。桓。溫。池。臺。鐘。鼓。秋。鴻。跡。風。月。關。山。夜。鶴。魂。建。業。胄。筵。南。侍。講。長。安。開。府。北。承。恩。連珠尚抱河橋恨同泰無遮事莫論

桓溫見枯樹賦池臺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本哀江南賦風月關山則風月悽愴本小園賦胄筵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信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開府信聘於周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連珠信有連珠四十四首皆感江南之事同泰梁武帝於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屠詩

隋

韓擒虎

字子通本名豹河南東垣人周襲爵新義郡公仕隋平陳別封壽光縣公官上柱國涼州總管卒年五十五

門開朱雀夜如何五百精兵躍馬過生縛黃奴憑赤手死傳柱國作閻羅降王井底攜佳麗闘將宮中奏凱歌七策平陳嗟賀若御筵爭說戰功多

朱雀 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

五百 初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擒虎率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

黃奴 陳叔寶小字黃奴

閻羅 其後

鄰母見擒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
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
至擒虎家曰我來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
王擒虎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
閻羅王斯亦足矣**井底**先是擒虎平金陵執陳後主及張麗華孔貴嬪於井中**戰功**始帝
下優詔於擒虎與賀若弼曰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
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虎爭功於上前上
日二將俱
合上勳

李士謙

字子約趙郡平棘人少爲魏平王開府參軍後遂不仕文帝開皇八年卒於家

岐州歎賞始髫垂骨格森然玉樹枝菩薩化身千石貸
參軍遺惠百年思穀償無取鄉燔劵菜色皆蘇歲賑糜
釋藏兼通論報應一生陰德耳鳴知

岐州 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尙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 **菩薩** 刺史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爲菩薩 **參軍** 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 **燔券** 嘗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燔契對之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 **賑糜** 他年又大饑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 **報應** 士謙善談元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諭之遂釋然悟 **耳鳴** 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陰德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李德林 字公輔博陵安平人歷仕齊周文帝即位封成安縣子官內史令授上儀同出爲湖

州刺史卒年六十一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

誰膺驅使貢天閶才勝麒麟與鳳凰一旦文書三殿搆百篇羽檄六軍揚將心遙結師難代公面翹思夜恨長駿馬賜借金帶厚不應選宅奪民莊

驅使 周武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當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知今日得其驅使復爲我作文書極爲大異神武公紀豆陵毅答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爲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麒麟鳳凰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百篇 周以德林爲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搆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

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竄點

師代

長史李詢上崙啟云大將軍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尉暹迴饟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啟深以為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今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夜長

開皇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高祖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晚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

駿馬

先是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國公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

民莊

上語德林可自選一好宅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堰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上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

牛 宏

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尞氏周襲封臨經公文帝卽位封奇章郡公累拜吏部尚書煬帝時進位上將軍右光祿大夫卒年六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憲

獻書雲集路先開。文物衣冠一代才。制度明堂申舊議。
詩歌樂府見新裁。身無悔吝君終信。性最寛和弟不猜。
射殺車牛非異事。絮言何苦面陳來。

獻書 開皇初還散騎常侍祕書監宏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衣冠 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宏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宏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於此矣非吾所及也

明堂 宏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詳上以求遑制作竟寢不行

極

樂府

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邱五　　隋室
帝凱樂並議樂事宏上議甚備衆咸推服終信舊臣
始終信任悔吝不車牛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
及唯宏一人而已　　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
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宏聞之無所怪直答云作脯
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之
矣顏色自若讀書
不輟其寬和如此

徐則

東海郯人周宏正弟子隱縉雲山後隱天台山煬帝初爲晉王鎮揚州遣使召至卒年八十二

縉雲山上資松朮又報天台絕穀晨晉邸欲師來使命
徐君爲降見仙眞茅嬴葛稚逍遙躅草褐蒲衣雙鑠身
徒步石梁閒跨去隋宮遺畫尙傳神

則入霜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遣晉
絕穀之又入天台山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朮而已
邸則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日汝年出八
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及晉王廣鎭揚州知其
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日吾今年八十茅贏言追葛
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然於是詰之稚將侶
柳訾讚中語草禍蒲石梁則死後晉王使人送
衣餐松餌朮習王書中語還天台定葬時自江
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日若有客至
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柩至
方知其靈化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
狀貌
去

張文詡

河東人初游太學文帝末歸隱不仕
卒年四十鄉人立碑頌曰張先生

禮訪羣儒海內徵獨游太學望風承夜無盜賊鄉人化

門有忠良弟子稱毀堵息爭聲藉藉灌畦歸隱孝烝烝

長歌擊几悲如意翻為修名感不勝

太學 時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以博士之位文詡時游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質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辯說無窮治書侍御史皇甫誕等一時朝彥極執弟子之禮

鄉人 文詡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兼麥而謝文詡尉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

毀堵 鄉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嘗毀舊堵以應之

灌畦 文詡初自太學策杖而歸州郡頻舉皆不應命灌園為業事母以孝聞

擊几 文詡閒居無事每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

何　妥　字棲鳳郫縣人周封襄城縣伯文帝即位拜國子監祭酒卒謚曰肅

問姓齠齡屈顧眞白楊才俊勝青楊五經八事謀猷獻

四舞三聲律呂章朱瑟清平成節奏黃鐘根本定微茫

龍州刺史歸來日樂職猶聞劾太常

顧眞

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眞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親故之故眾咸異之

白楊

梁湘東王知其聰明召為誦書左右時蕭脊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

八事

時納言蘇威言於上日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日臣聞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

諫

四舞 上令安考定鐘律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

黃鐘 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鐘安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鐘詔下公卿議從之

太常 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游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之為刺史箴勤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鐘律夔有所建議朔士多從之安獨不同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時朋黨

賀若弼 字輔伯河南洛陽人周襄邑縣公文帝郎位封宋公拜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後為煬帝所殺年六十四

遠振軍威酹酒盟江魚腹葬。誓行營。降君。恨未。騾車。執天子。須將雉扇迎。不改心中三太猛。已蒙格外一求生。

臨刑刺舌何忘父私議榆林禍又萌

江魚 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咒曰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兇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若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降君 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虎之後於是與擒虎相詢在殿中挺刃而出

騾車 弼命叔寶乘騾車

雛扇 既平陳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雛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

太猛 其後弼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耶

求生 先是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公

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卽擒陳叔寶，籍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臣推心爲國，已蒙格外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

刺舌 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爲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

私議 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楡林，時爲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爲太侈，與高熲、宇文弢等私議得失，爲人所奏，竟坐誅。

高熲 字昭元，一名敏，渤海蓨人。周義寗縣公。文帝卽位，歷官尙書左僕射、納言，加上柱國。煬帝初，拜太常卿，後以謗訕殺之。

韜鈐默運卒平陳，蒙面軍前斬美人。只以廢儲爭長幼，

遂因愛妾問君臣柳垂門巷童瞻蓋槐倚朝堂相秉鈞
兩代猜疑終不謹憐伊坐訕晚逢屯

平陳 上嘗問頍取陳之策頍言宜奪其農時且燒其儲積由是陳人益弊

蒙面 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頍曰武王滅殷太公蒙面以斬妲已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長幼 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立之意謂頍日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頍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頍不可奪陰欲去之

君臣 初頍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爲之娶上以后言謂頍頍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雖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頍愛妾產男上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頍耶始陛下欲爲頍娶頍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安得信

之文帝由是疏熲

槐倚 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猜疑 煬帝好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爲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爲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

柳垂 熲在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王通 字仲淹龍門人文帝初詣闕獻太平策後隱河汾教授卒年三十五門人私謚曰文中子

隋文不入太平言
垂翅東歸道自存
論擬魯齊傷鳳德
才羅將相出龍門
荀揚許共酺疵辨
房杜非因禮樂尊

夢別河汾顏子召黃裳諡合卦占坤

太平仁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凡策十有二帝大悅曰得生幾脫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垂翅時將有蕭牆之釁逼知謀不用作東征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一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闡而再徵之不至鳳德通嘗作中說以擬論語將相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泰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頻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道極一時將相之選其餘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房杜嘗謂魏徵及房杜等曰爾輩雖聽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遇明王必愧禮樂徵微有不平之色通

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唐定天下太宗貞觀初諸賢皆亡而徵與房李溫杜獲參預朝政帝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媿如之於是徵與房杜等並憗慄再拜而出始服通之先見

夢召 先是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人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為文中子

黃裳

薛道衡 字元卿河東汾陰人歷仕齊周文帝郎位累拜司隸大夫煬帝殺之年七十

河洛鼎遷裴讞歎關西特起遇其人職曆待詔宜偕李

詞責稱藩願使陳魚藻義高翻忤主燕泥句好不容臣

生遭亂世為才累庭草萋萋命共迍

鼎遷 河東裴讞見道衡歎日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夫子罕値其人令復遇薛君矣

偕李 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使陳 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因請責以穪藩高祖日朕且舍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毎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

魚藻 後居外久之上表求致仕煬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日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日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燕泥 道衡既死帝日猶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亂世 先是會議令久不決道衡因言高頻在令當早行有人奏之帝怒遍令自盡

庭草 帝殺王胄乃日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而初學記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亦佳句也

麥鐵杖 始興人煬帝時官右屯衛大將軍從征高麗戰死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武烈

日行五百里長途，奔馬能追絕世無。夜盜南徐還旦反，死壓東岸不生圖。淺黃衫色呼諸子，平素襟懷許丈夫。荷國厚恩眞報國，當年麥豆果何殊。

奔馬 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

南徐 始陳太建中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後事發陳宣帝惜其勇誠而釋之

東岸 其後從煬帝伐高麗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乂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

諸子 初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還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顙瓜蒂歎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

彩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破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鐵杖死節後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為正議大夫麥豆先是在廷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曰麥豆不殊那復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蘇威字無畏綽子仕周襲爵美陽縣公改封懷道縣公隋官納言封邳國公進封房公卒年八十二

誦辭頌鄙衆心搖。五教承家本六條。父子政皆忘大體。君民事幸倚當朝。身藏殿柱憂深盜。儉美宮闈物戒雕。四皓商山何屢屈。好偕馮道姓名標。

頌鄙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

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五教

父綽嘗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畫地利其四擢賢艮其五恤獄訟其六均賦役周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大體

威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頗傷煩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

君民

隋文帝嘗欲營南山以自固威進日周文修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有南山之岨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初威父在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日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

憂盜

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日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殿枉帝呼問之威日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日何謂也威日他日賊據長自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

戒雕

文帝時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

陳節儉之美帝為改容**四皓**文帝嘗謂朝臣曰蘇威
雕飾舊物悉命除毀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
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
令助我宣化非威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商山四皓豈
易屈宇文化及弒逆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
哉**馮道**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
王倜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署太師及唐太宗
平世充坐於東都閻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
拜起上遣人數之日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
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密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
老病無勞相見尋入長安至朝
堂請見高祖又不許終於家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煬帝時官鷹揚郎將進金紫
光祿大夫隋亡嬰城固守為左右所害

蝟起蠭飛可奈何憑君隻手挽山河漫勞盟約頒金券
獨表艱危具木鷙殺賊須陁忠誼並勸降屈突愧心多

白虹豈止占兵氣為照孤臣節不磨

蝟起 炎精失御鑾飛蝟起本虞世南文

金券 唐嘗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

木鷲 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鷲置表於頭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

須陁 張須陁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與李密戰死亦見隋書誠節傳

屈突 初屈突通旣敗泣下沾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慝至上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白虹 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唐

房元齡字喬齊州臨淄人高祖時事太宗歷為右庶子即位拜中書令論佐命功第一封邢國公後改梁國官宰相進司空加太子太傅卒年七十一贈太尉謚文昭

弁冕勳臣相業開淩煙高閣繼雲臺略過功狗蕭何任策決興龍鄧禹來一著戎衣英主績雙參軍幄故人才芙蓉園裏觀風日親枉鑾輿共載同

蕭何 太宗謂淮安王神通曰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鄧禹 先是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元齡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元齡猶禹也

英主 草味英雄起謳歌歷數歸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本杜少陵重經昭陵詩故人謂杜克明載同初帝嘗幸芙蓉園觀風俗元齡勑子弟汎埽庭堂日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元齡還宮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高祖時事太宗歷為左庶子即位累拜尚書右僕射封蔡國公卒年四十六贈司空謚曰成

苦從夢裏憶平生留得昭陵不盡情秦府參軍王佐顯瀛洲學士後儒榮嘗瓜淚灑當筵摯封蔡勳酬畫策精莫歎奇才年竟夭協心謀斷有英名

夢裏如晦卒後帝忽夢之若平生明日為元齡言敕所御饌往祭參軍初秦王引為府兵曹

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

學士

秦王文學之士以如晦為首世稱瀛洲十八學士

嘗瓜

如晦卒後帝他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

封蔡

嘗進位尚書僕射封蔡國公與元齡共莞朝政

謀斷

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李靖

字藥師雍州三原人隋馬邑丞高祖時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卽位封代國公改封衞國累拜尚書右僕射授檢校特進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景武

平吳定楚破羣夷開創勳名宇宙垂入座虬髯恢偉略

叩門螓首識英姿家齊衛霍山爲象兵貫孫吳陣出奇

西嶽一書疑贋筆雄才豈肯騁游詞

平吳 平輔公祏

定楚 既平蕭銑高祖嘉其成功歎曰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疉夷 謂破突厥吐谷渾其破突厥也太宗嘗曰李陵以步卒五千過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廷遂取定襄故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及征吐谷渾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自經死靖更立大甯王慕容順而還

虬髯 張燕公虬髯傳曰太宗至不衫不履神氣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居坐末見之心死起招靖曰眞天子也李郎到京可與一妹同詣某坊曲小宅靖與張氏同往延入重門家人昇出二十牀文簿鑰匙虬髯日盡是珍寶貨泉之數李郎將余之贈以奉眞主贊功業勉之哉靖據其宅爲豪家遂匡大業或曰

衛公兵法半是虬髯所傳也**衛霍**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積石山以旌其功**孫吳**初靖與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西嶽**靖未遇時有上西嶽廟書高自標許

羅士信齊州歷城人高祖初官絳州總管封郯國公後守洛水城劉黑闥悉衆攻之城陷不屈死年二十八謚日勇

重用長矛左右鞬年剛舞象賊驚奔千金堡使嬰兒破
百戰圖猶內史存節督絳州方拜命城攖黑闥不歸魂
北邙求葬仁基側爲報生前未盡恩

長矛隋郡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

韃上馬顧盼須陁許焉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須陁乘之大破賊嬰兒唐師次洛陽攻王世充千金堡堡以惡言相詢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復入屠之內史初煬帝嘗遣使圖須陁士信陣法上內史絳州王世充平授絳州總管黑闥從秦王擊劉黑闥洛水上得一城王語諸將孰能守此士信曰願守乃命之士信已入城賊悉衆攻方雨雪救軍不得進城陷黑闥欲用之不屈而死北邙始士信爲裴仁基所禮及東都平出家財斂葬北邙以報德且曰我死當墓其側至是如所志

鄧文進南海人隋末起兵保有韶廣二州高祖即位以所部降即拜韶州刺史卒贈鷹揚衛上將軍追諡忠襄

江都殺氣掩龍舟南土干戈臥楊憂林楚蕭梁空奮臂

蠻猺夷獠盡低頭客非狗盜千人聚功自鷹揚五嶺收

粵地仗君兵革免關心民事聽歌謳

龍舟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帝幸江都至戊寅三月宇文化及弑之

南土 時盜賊布滿天下五嶺亦擾文進散財集兵以赴難

林楚 賊帥林士宏

蕭梁 羅川令蕭銑

夷獠 初文進家雄於財至文進獨折節讀書以故士之流徙者競趨其門文進皆館穀之賓客至千餘人擇其勇略者使扞鄉井俚峒夷獠聞風悚服

功收 文進降唐拜韶州刺史益盡心民事移郡治於水西梁王蕭銑發兵攻樂昌文進堅守屢立戰功

粵地 方文進保有廣部二州歸之者如市豪酋楊世略據循潮馮盎據高羅寗長眞據欽廉桂林諸郡文進皆遣書使以生民爲念定盟同歸於好百粵之地得免於兵革者文進之力也見廣州人物傳

傅奕

相州鄴人高祖時官太史丞卒年八十五

佛。老。源。流。豈。異。方。山。青。雲。白。兩。茫。茫。墓。惟。自。誌。光。幽。壤

病。不。呼。醫。臥。醉。鄉。絕。學。天。文。該。術。數。遺。經。家。範。授。兒。郎

太。宗。聖。教。親。題。序。書。法。津。津。集。二。王。

佛老 奕嘗注老子

醉鄉 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絕學 奕雖善數然嘗自言其學不可以傳

遺經 遺言戒子曰六經皆名教言汝可習也